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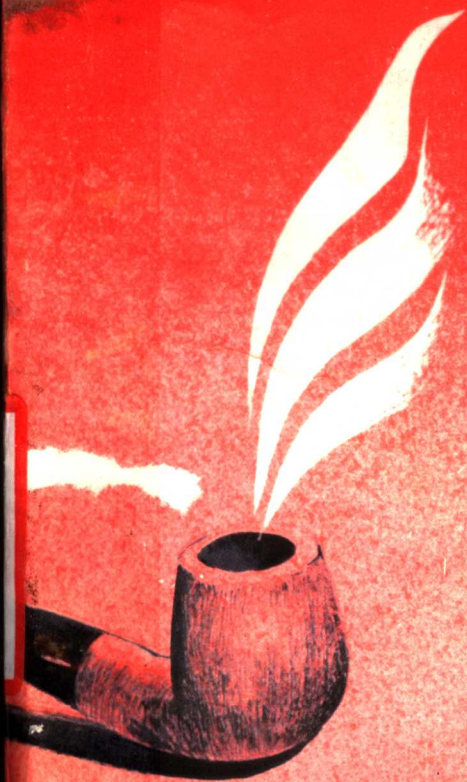
雨果的情书

YU GUO DE QING SHU

颜维熊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雨果的情书

——寄给未婚妻的信札

颜维熊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雨 果 的 情 书

——寄给未婚妻的信札

颜维熊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7226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6.25印张 1插页 135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7-80549-027-9/I·21

定价：1.40元

第 一 部

一八二〇年一月至四月间之信

你的几句话，我的亲爱的阿黛勒，重又变更了我的精神的常态。是的，你能左右我的一切，因而将来啊，我将死时，不知道你的美妙的喉声和可爱的口唇的柔和的压力，是不是可以使我起死回生。今晚上我去睡的时候是何等地觉得和昨天异样啊！昨天呢，阿黛勒啊，我对于将来的一切希望是放弃了的，我不再相信你的热情，昨天呢，是欢迎我的死神到临的日子。

——可是，我自己还想着，假定真的她不爱我，假定在我精神上，全然没有足以享受那种缺了之后我的人生便无欢乐可言的她的爱情的赐予的地方，那么是否便是一种应该死去的理由？我是不是为我的幸福而活着的？啊，并不是的！我的一生，无论她怎样，应为她而尽力。而且我有什么权力能勒索她的爱情呢？我难道胜过一个天使或是一个上帝么？我，我爱她，这是确然的；我预备快乐地为她而牺牲一切，所谓一切，甚至于希望她爱我的愿望也包括在内。我对于她，甚至于对于她的一颦一顾都无可尽力之处。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是我的生命的唯一的目标么？她对我冷淡，

或是竟至于恨我，只不过是我不幸而已。不发生问题的，只要这些不妨害她的幸福便好了。啊！是的，倘使她不能爱我，我只能怨我自身。我的本分只是：紧紧地跟着她，将我的生存依附于她的生存之上，作她的防御危险的保障，献我的头颅作她的踏步，不断地将我置于她及各种痛苦之间，不索报酬，不求褒赏。倘使她有时愿意掷一怜惜之一顾于她的忠仆，而在危难之时能想念及他，他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啊！愿她让我将整个的生命投在她的一总的欲望，一总的任性之前吧；愿她许我恭敬地吻她可爱的足跟；愿她同意在生存的艰苦之中我能作她的臂助；如此，我将获得预期能享受到的唯一的幸福了。因为我预备为她而牺牲，她是否应该感激我？倘使我爱上了她，是否是由于她的一方面的过失？是否她便认定必须爱我了？不对的，她能享受我的忠诚，她能以怨报德，她能不屑地拒绝我的热爱，而我无论在何时，没有权力怨恨这个天使，无论在何时不能停止供给她所瞧不上的一切东西。而且当我的生命史上每天记上了一次对她的牺牲之后，在我死去的时候，我还全然不足以偿清我的生命对她的生命所欠的无穷之债呢。

昨天呢，在这个时候，我最亲爱的阿黛勒啊，这些便是我心中的思潮和计划。今天呢，这些还是不变的，不过渗入了幸福的现实，渗入了这个我只能战栗地才敢相信的如此伟大的幸福。

如此说来，你确乎是爱我的，阿黛勒！对我讲吧，我不该自信着这种幸福的意念？你以为我不至于快乐得发狂么，倘使我能够在你的脚边度过了我的一生，自信我将使你和我一样地幸福，自信你我彼此同样地相爱？啊！你的信使

我得到了安宁，今晚上你的话使我充满了幸福。千万遍地受我感谢你吧，阿黛勒，我的亲爱的天使。我愿意能如在天神之前的跪拜一般在你面前，你是如何地使我幸福啊！再会了，再会了，我将去度着一个梦着你的很甜蜜的夜。

好好地睡着吧。让你的丈夫享受你所预诺他的十二个吻及其他你所并未预许他的吻吧。

星期六晚（一八二〇年一月）

在昨天晚上，倘使依从了你所想的而还给了你那封信的话，我的阿黛勒啊，我将非常地不快活；它虽使我发生不愉快的感想，但于我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对我作证你是依然爱着我。

是很快乐的，我承认一总的过失都是我一方面的，而且我用最诚恳的悔心恳求你宽恕。是的，我的阿黛勒啊，我是没有特别的权力责备你的。责备你！为的是什么呢？但是我有特别的权力帮助你并保护你。

时时告诉我一切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你的行动，甚至于一切你的思想。我在此对你有一点小小的责备。我知道你是喜欢跳舞会的，你自己最近曾告诉过我说（华尔斯）舞在你是一种很剧烈的诱惑；那么为什么最近的几天你拒绝了人们的邀请呢？你不要误会啊，我为了你而放弃跳舞和宴会者，只为的是避免厌烦，并不是对你的一种牺牲。所谓对一种事物之牺牲，必须所牺牲的事物是足以引起快乐的。而我呢，只在见着你在你身边的时候才觉得快乐。至于你，只要跳舞使你喜欢，放弃一次跳舞会确然是一种牺牲。我很感激你的

美意的，但我不能接受它。我实际上是嫉妒的，但是我将是太不大量了，倘使完全由于嫉妒而褫夺那些在你这样年纪所应有的娱乐。这些，无疑的也将是我的娱乐，倘使你是不足以满足我的话。去玩耍吧，去跳舞会吧，不过在那边不要忘记了我。你将不难遇见许多比我可爱，比我善媚，尤其是比我漂亮的少年，但我敢说，你将找不到一个能如我一般的纯洁而不自私地爱着你的人。

我不愿意在这里把我自身的痛苦厌烦了你，它们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而且每次我见着你快乐，幸福而安静，它们便被我遗忘掉了。

再见了，时时告诉我一切吧，或是面谈，或是通信。勇气、机警、忍耐，祈求上帝赐给我这三种美德吧！尤其是后两种，因为在你爱着我时，我总不短少第一种。我希望这封信不致使你哭泣。我呢，当我想到你是属于我的时候我是十分快乐的。是不是，我的阿黛勒？

纵使将来有困难发生，我总预备着如却利第七（却利第七，Charles VII 巴维爱勒地方之帝王候选者，生于勃鲁舍勒Bruxelles——比国首都。一七四一年当选为日耳曼王，曼丽戴烈兹 Marie Chérèse 之追求者。后被其情人所逐，一七四五年因苦闷死于语尼许 Munich，曼丽戴烈兹为菲力拍第四 Phillipe IV 之女，一六六〇年嫁给路易十四 Louis XIV 为妻——译者）似的呼喊起来“上帝把她给了我，魔鬼是不能由我手中夺去的啊！”

再见了，恕我而且准许你的丈夫认为他得到了你所欠着他的十吻中之一吻吧。

你的忠仆维克多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受了各方面的厌烦和噜苏，我急促地写给你几行，我的阿黛勒，而且我希望，我今天早上所给你的整个的信任心的表示颇足安慰你而无需此信。假使你能想到我爱你到何种程度，你也便可以想到我尊敬你到怎样。一切只在于明瞭你是否疑虑我的永久的并不可侵犯的热情，在这情形之下，你要我如何的向你证实它呢？说吧，我将听从你。

我想，我的阿黛勒，你要完全安心于我对你的敬心的，我将尽我可能的给你一切信任的表示，而且我向你发誓，你将如我一般地得知关于我的事情。

我劝你，我的朋友，忍耐些吧，但这句话出于我口是不中听的，我在你的也便是我的痛苦之中，不能供献一些安慰，在你我彼此受苦的烦闷之中，供献一些补救之方。至于我，我的阿黛勒，这是对我个人说的，无论我在哪一种情形之下，我总不致于十分不幸的，当我能信任你还是爱我的时候。

再见了，信任我对你的尊仰及企敬吧。除了我希望你能如我想到你的好处一般地想到我的好处之外，我不能对你说旁的話。你看见么，我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话，因为我所想到的永远是同样的。请恕我所有这些尽我所能想拉长的杂碎的东西吧，和你说再会，在我是怎样地牺牲啊。尽你可能地时常写信给我，并烧去所有我的信札吧。我觉得这是一件机警的事。再见了，再见了，……主要的是不要烧了你的信啊！

一八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因为昨晚上我不能够，我觉得很可惜的，给你这封回信，许我在这里添上数行吧。在这几分钟内仅仅我一个人，

于是我便乘机写信给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不和我在一处呢，我的阿黛勒！我有许多的事要对你讲啊……为何你烧了你的星期六的信呢？你想像不到我是何等地需要它啊！你在信内自己承认你有些事要询问我，然而你没有问我！……这是所谓你对我的信任么！我希望你下一次来信补救你的过失吧……喂，我的阿黛勒，请恕我啊，我很骄傲的对你有一种责问。你是千万倍的比我贵重，然而你是属于我的！

再见了，在什么时候我们能谈一回？

三月二十一日

你要我写给你几行，阿黛勒，但是你要我怎样对你说那我已经千万遍说过的话呢，你要我重复地说我爱你么？可是我觉得缺少字句来表示呢……对你说我爱你甚于生命，这并不是件了不得的事，因为你知道我是并不发狂般地爱惜生命的。这是应该的啊！有一件事我要对你说，我不准你，你听清么，我不准你再多说我的轻视，我对你的轻视。你将使我十分地生气，倘使你逼我重复地对你说，假定我不尊敬你，我便将不爱你了。这从何说起呢，我要请教你，我对你缺少尊敬之心么？倘使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不对的话，无疑的不是我的阿黛勒，可是我并不怕你轻视我，因为我想你是知道我的观察的锐利的。我是你的丈夫，至少我视作如此。只有你能使我失掉这个名义。

你身边有些什么事发生，我的朋友？你痛苦么？请告诉我一切。我希望我的生命对你有可以尽力之处。

你知道一种能使我得到四分之三的幸福的念头么？你记

着，无论有什么困难，我将永远能做你的丈夫的，即使只是一天。明天我们结婚，后天我能自杀，我将是幸福的而他人不能责备你。你将做我的寡妇——我的阿黛勒，这岂不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都可以这样处置的么？幸福之一日较胜于痛苦的一生。

听我说，请想念着我啊，我的朋友，因为我只想念着你。你对我应该如此的。我努力更求有为，俾无负于你。你要知道我是如何地爱你啊！……不合你的意思的我是不做的。我只为我的妻，我的最爱的阿黛勒而工作。请稍稍爱我以答报我吧。

还有一句话，如今你是雨果大将军的儿媳妇了。不要做不配你身份的事，不要痛苦于人们对你缺少尊敬之心；母亲对这些事情是很重视的。我觉得这位贤母是对的。你将以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同时你以为我自傲于一切人们所说的我的成就，然而，我的阿黛勒啊，上帝能为我作证，我只自傲一件事，这便是你爱上了我。

再会了，你还欠着我你将无疑地永远拒绝我的八个吻呢。再会了，一切由你作主，只是由你作主。

三月二十八日

在一八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向你承认我是爱你的……还没有到一年。你以前是幸福的，快乐的，自由的，你那时或许还想不到，一年来发生了几多的灾难，几多的痛苦，几多的事，你要宽恕我的……

我要知道人们对你所讲到的关于我的一切态度。信任些你的丈夫吧，我是很不幸的。

你看见么，我的朋友，我仅仅能连络起两种意念来，你的信太使我难过了。我有很多的事要和你谈，但很少时间和你写信。一切事情将怎样了呢？关于我的，我知道一些，但关于你的呢？

如今我的一切希望，我的一切欲愿，集中在你个人身上

但我绝对要回答你的信。你怎么敢说我也许会忘掉你？你偶然地轻视我么？请再告诉我是哪一些搬弄是非的人？我是生气了！你不十分明白你在任何方面比你身边的人有价值。你身边的人，其中包括着这些所谓能把魔鬼说成为天神的朋友们。

再会了，阿黛勒，你看见么，我并不是在向你作回信。恕我胡乱涂来。其余的，倘使可以的话，留在明天写。

一八二〇年四月初

我在忧虑着，我最亲爱的阿黛勒啊，见到你生病，而且倘使你因对我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而弄到如此地步，我真不知应该怎样向你解析疑团。我问过你是哪一些长舌妇向我对我下过恶劣的批评，你不愿回答我，大概不幸便是你相信了她们对你所说的关于我的话吧……我还向你询问过人们对我的责难，希望去改正过来，倘使是对的，或是去辩证过来，倘使是不对的，你对于这一点还不想使我满意。那么到底人们对你说我些什么呢？大概所有这些对于我的行为和品性的闲话都是不光荣的，可是上天为我作证，我愿意你不要知道一切我的有例外的行为，如此我将很少担忧于你的朋友们的多嘴，而我想你将比较地器重我。大约很是可能的，人们对

你形容过我十分自傲，我恳求你相信我这样说并不自夸。

你对我加过隐隐约约的责难，你说我在你面前显得很不自然。你是对的，我不很自然，因为我总是愿意和你独处而苦于旁人的猜疑的目光。你又说我感觉厌烦，倘使你以为我是一个说谎者，那毋庸我说，我所仅有的幸福的光阴便是在你身边所度过的。

但是，我的阿黛勒，既然我的一连串的残酷的念头引我向你说话，那我须对你讲，我不久便将放弃这种至极的并唯一的幸福了。我不见爱于你的父母，而且无疑的他们很是怨我。我承认我的许多过失，或者说一种过失，因为我只有一种，那便是爱上了你。你知道我是不能在一处不受人欢迎的地方继续我的探访的。我含泪地对你写着这些，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愚而自傲者，我对此不觉发躁起来。

无论如何，在此请接受我的，除你以外并无其他女友，而一待我在可能之时便作你的丈夫的誓言吧。烧去我所有的信札而留着这封。人们不能分离我们，但我是你的，永久是你的，我是你的财富，你的所有物，你的奴隶……永远不要忘掉这样，你能如使用一件物件般地任意处置我而不必视我是人，无论我在何处，远处或近处，写给我你的意旨。我将听从你来，或是我将死去。

这些是我在终止和你会见以前所要向你说的，俾你自己示给我你乐意看我使用的方法，倘使你认为应当和我维持着些关系的话。——是的，我的阿黛勒，是的，无疑地，不久应该终止会见你了。鼓励我一点吧……

我时时作酸苦的感想。自你爱我之后，你认为你是受人敬爱减少了（这是你的口头禅）。而我呢，自我爱你之

后，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实际是，我的亲爱的阿黛勒，我对你负有一切应尽之责。是一种想和你相配的意念使我苛于责备我的缺点。我对你负有一切应尽之责而且我喜于重复地如此说着。即使我时常摒除如我一般年纪的少年们所普通犯的放逸，并不是我缺少机会，却是对你的思念之情不停地保障着我。而且，也由于你，我今日里对你能供献我所保存着的唯一的整个的财富：一个清白的身体和一颗纯洁的灵魂。我能对你不讲这些琐碎的事，但你是我的妻，这些向你作证我对你一无隐瞒而你对你的丈夫方面所掀起的影响。

一八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一八二一年三月至四月间之信

你的最近的一信是很短的，阿黛勒，你只答应我短时间的晤见，你只给我很少的几行，由此推论，不是厌烦于见我而疲倦于给我信么？阿黛勒啊，我欲自慰于这种使我苦痛的念头，我愿信为，你如此想缩短你我相晤的时间，为的是怕人瞧见你和你的丈夫在一块，而你的信札时常写得如此短少者，为的是你有其他的原因，我实在猜不到的，然而我一样地尊重你。我愿意相信一切，因为不然我将怎样呢？

当你对我显出冷淡或是不满意时，在我的脑海中，我将好多的时间花在，对你找寻那些，或许是真的，然而倘使我知道以后能使我失望的这些原因以外的其他的原因。不，我的阿黛勒啊，当你很冷淡地近我，或是很快地避开我时，我总是盲目地信任你，而这将至忍无可忍之时，我才敢相信是

不再被你所爱了。因为我的人生的一总的计划都建筑在你的恒心方面，因此倘使我缺少了这种基础以后，我将怎样呢？

你向我再三地提一种究问虽是很自然的，但每次你对我提出之时，总使我难受，因为它对我作证你很疑心我的。你说在一年前是我拒绝到你家里的。我时常很惋惜，阿黛勒，你没有参与这种你所说的拒绝，不然的话，你能自己想到，另一个男子能否不像我这样地干。你今日里或许比较地认识我了。但你没有目睹这些事情，所以我完全不能责备你的。可是信任我的人，即使不目睹那些事，也能够相信我所以接受像这种的不幸，因为我不能不如此也。我不能向你奢求。我只想和你谈一谈，最重大的理由是想向你解释一切人们对你的丈夫所下的批评。通信是一点没有用的；因为你即使读了它，祈你自己回答所有我所写给你的东西，而我是完全不能在你那边作辩白的。

阿黛勒，你再没有容易于向我辩白的了！你只向我说你是爱我的，于是一切都完事了。

你向我说，倘使我现在不想重到你家里，你至少认为我是不能够。阿黛勒啊，我爱的阿黛勒啊，倘使你以为我是能够的话，请示给我任何一种我能做到它的方法。倘使光荣的可行的话，我将很喜欢地试它一试。我将是很幸福的，倘能得到你的父母的同意而重能见你，在你身边过着我的晚间，伴着你散步，引你到各处，去满足一切你的愿望，你去想我是何等快乐，将我的长时间的孤独去换得那如许的幸福！

最大的阻挠是我们家庭间的疏隔。我们的尊长多少有些不大和睦，我不很十分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如今觉得很难，或是竟至于不能够，去调和他们。考虑之后，细想之后，或

者你终至于又是以为应该待时而动的，然而这是使我失望的！因此我计划不久我能够稍稍自立而我的父母不能有所拒绝。那时候，我的阿黛勒啊，你将是我的，而且我希望这将不久能够做到，我只为了这而工作，而活着。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地陶醉着写这几个字：“你将是我的。”我愿牺牲我的一生，以换得和我妻共同消受的一年或一个月的幸福。

我不回答你对我所说的我的轻视等等。你怎样能够如此想呢？倘使你自己稍稍能尊敬我的话，你以为我能爱一个我所轻视的人么？你自己去估量吧，请想想你在精神及性情方面是如何的高出于一切很喜欢装饰而不忠实的女子。我怎能对你没有，我的至爱的阿黛勒啊，最深的敬意呢！假定我的灵魂和我的行为时常是纯洁的话，那是对你的思念，那是想能和你匹配的意念在保障着我。阿黛勒啊，你，我是觉得永远是十分高贵，十分谦逊的，请不要以为你是有过失的啊，因为不然我得自己承认有过失的，然而啊，我只有一种过失，那便是爱上了你，倘使你一定要找出一种的话。

信任我吧，阿黛勒，你爱上了我，或许是种不幸（是你一方面的，不是我一方面的），但这永远不是一种过失。只有我对你的热情可以比拟我对你的尊敬。

再见了，我的阿黛勒，天是很晚了，纸也不足了。恕我乱涂。再见了，我吻着你。

你的忠实的丈夫

星期六（一八二一年三月初）

（雨果与阿黛勒虽未结婚，但雨果爱之深，深信阿黛勒将来终必委身于他，遂自称“丈夫”。以后信件中均用丈夫字样者，表示荷爱之意。——译者）

我失掉过，阿黛勒，惯常幸福的。读了你的很短的一封信之后，我得到了近一年来所有我所绝望的快乐。一种被你所爱的确认剧烈地将我由长时间的麻木状态中救出。我几乎是幸福了。我在找寻词句以向你说那你所主宰着的我的幸福，然而不可得。但我觉得有和你写信之必要。太多的感情同时地骚扰我不能不一吐为快。

而且，我是你的丈夫，因此你和你的丈夫通信是不必疑惧的。我们是由一种神圣的关系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所做的在我们看来是正当的，而有一天这也将被全世界视为正当的。我们通信，我们是行使一种权力，我们是服从一种义务。

你再勇气，我至爱的阿黛勒，能很快地褫夺我今日里视为最重要的这种幸福么？我们应该各人相互地看清我们灵魂的真相。我向你重复地说，倘使你还是爱我的话，你应该毫无疑问地写信给我，因为你是我的妻。

那么请写信给我吧，时常的写信给我吧。当我手中握着你的可爱的信札的时候，我认为你是在我的身边。至少不要妒忌我这种甜蜜的幻想啊。写给我一切你所想的，你所做的。如此，我们为彼此而活着，这几乎好像是我们活在一块了。我同时将给你一种我的生活的日记，因为那些你是能了解的。一年以来我不断地好像站在你身边一般地生活着。我将是很幸福的，阿黛勒，倘使你能告诉我同样多的事！是不是你允许着将来告诉我你的行乐，你的工作，而使你的丈夫明瞭你的一切的秘密？培养你的良好的才能吧，（阿黛勒善于作画——译者）但这在你只能希望成为一种良好的才能而永远不能作为一种生活之道的。这是我所关心的。我愿在生

活中你有一切的快乐，一切的光荣，我呢，一切的苦痛，为你而苦痛，这将是甜蜜的。你将是我的灵魂而我将是你的手臂。

我不知你能否完全读得出这种的胡写乱涂。可怜啊！所有我的幸福如今是建筑在一种希望，一种你能给我回信的希望之上。

你的丈夫——

你的字条深深地使我悲伤。我写了辛酸的几行，我又把它们烧了。我有什么权力怨恨你呢？你的信是异常地有理的。我，我爱得你竟使我失去理智了。我是一个疯人，一个发昏的人。我为了你几乎投进一个深渊之中。你却用了一只冰冷的手把我阻住了。

你竟有勇气嘲笑我。依你说，我很妙地巧避过你向我所发的诘问。你要知道，巧避也吧，就是哄骗，那你觉到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轻视？我来哄骗你么？阿黛勒！

你看，我们彼此不相认识了，人们在我们中间筑起座铁墙。

你不知道，你将永远地不知道，阿黛勒，我永久地爱你至何等样的程度。如今无论你怎么明理地视察事情，你是不会明白过来的。我所说的话在你几乎是假的或是可笑的，你对我只有友谊，减少了一半的话语了。倘使你明瞭了事情的话，无疑地你将责备我因想和你处在同一的邻区，同一的城市，同一的地方而受到的牺牲，所有这些为的是什么呢？

你没有我是幸福的，我除想求你幸福之外还想什么呢？